

# 玉门关外“幸福中转站”

■王梦缘 詹新高

## 情到深处

新疆哈密军分区某部营区位于沙漠边缘,四周是一片广袤的戈壁滩,自然环境比较恶劣。

受驻地环境、交通等因素影响,官兵家属来队探亲通常要先离驻地较远的城市嘉峪关,坐火车到玉门或酒泉,再搭乘汽车。家属来队探亲一次相当不易。去年10月,新疆哈密军分区协调军地资源,建立了5个“温暖驿站”,一定程度上为官兵和家属提供了便利。

不久前,军嫂杨柳青带着女儿杨澄落地嘉峪关机场后,很快坐上了班车。杨柳青的丈夫杨军柱打来电话:“青青,你到‘驿站’直接登记入住,房间都安排好了。你们娘俩先好好睡一觉,明天一早我去接你们……”

杨柳青和女儿住进“驿站”时,太阳已经落山了,戈壁滩上空变得异常清澈,繁星如钻石般洒满苍穹,星河横贯其间。杨柳青望着星空出了神,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第一次来队探亲的场景,心中感慨不已。

那次探亲,时间已临近春节。新婚不久的杨柳青,将杨军柱爱吃的家乡美食装进行李箱里,天不亮就坐火车出发了,直到下午3点多才抵达玉门。紧接着,杨柳青又搭乘了一辆顺风车,经过6个多小时路程,终于来到距离杨军柱驻地不远的一个镇上。那晚,杨柳青拉着行李箱,拖着沉重的步伐,到处寻找住宿的地方。她问了好几个宾馆,不是住满了,就是临过年不开门。后来,她接到杨军柱打来的电话,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因为担负着值班任务,杨军柱无法前来接杨柳青。妻子的泪水将他的心



茅文宽绘

烧得滚烫,他只能在电话里不断地安慰她。

后来,杨柳青总算找到了一家民宿。等她一切安顿好后,时间已近凌晨。

近年来,新疆哈密军分区辖区内边防公路全线通车。去年10月,供官兵和家属调整休息的“温暖驿站”已全部投入使用,家属来队探亲更加方便了。

思绪回到现在。杨柳青看了看熟睡的女儿和干净整洁的“驿站”房间,心里涌上一阵温暖。明天,她们就会迎来一家三口的幸福团圆。

“媳妇儿,澄澄,我来接你们啦。”第二天一早,杨军柱赶到了“驿站”。杨澄扑进爸爸怀里,甜蜜地撒着娇,还向他展示了手里的布娃娃:“爸爸,你看,这是驿站的阿姨送我的。”杨军柱宠爱地摸了摸女儿的头,脸上溢满了幸福。

## 二

那天,跟着爸爸妈妈来到军营的杨

澄,好奇地看着即将休假、正在整理行李的二级上士冷志强。

“叔叔,我把我的手套送给你吧,回家路上戴上就不冷了,上面的小老虎还可以保护你。”杨澄乖巧地说。

“没事,叔叔不怕冷……”冷志强嘴角扬起微笑,摸了摸杨澄的头,将手套戴回她的小手上。

那天,离开营区不久,冷志强便接到了母亲的电话:“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……”

“放心吧,妈!我到玉门住一晚再走,现在比之前方便多了。”戍边10多年,冷志强脸上染着边关的风霜,神情却更加刚毅。以往回家的路,他总要背着重重的行囊,还要换乘各种交通工具。尽管心中充满了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喜悦,漫长的路途还是让他倍感艰辛。

这一次,坐上回家的班车,望着守护多年的边关,冷志强的心中油然而生一阵自豪感。傍晚,冷志强抵达了“驿站”。工作人员将房间里布置

得温馨舒适,还特地放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。冷志强坐下来,认真地品读着那一行行文字,心中涌上阵阵温暖。

隔天到家,母亲杨朝艳为冷志强准备了一桌饭菜。许久未见儿子,杨朝艳打心底里高兴,不断往儿子碗里夹菜。“妈,等休假结束,我带你一块回吧。你不是总想去看看我们部队吗?”冷志强对母亲说。

杨朝艳激动不已:“好啊,真的可以吗?那我明天要去买两身衣服。对,还得染个发。我这双鞋,也得上个油……”

自从冷志强当兵后,母亲便一直想去军营看看他,但都因路途遥远,路上多有不便而“搁浅”。有这样的机会,杨朝艳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## 三

踏上奔向边关军营“幸福旅途”的家属,还有中士何杨鑫的父母。从湖南到新疆,辗转数千里,首次来边防看望儿子的老两口,住进了玉门的“驿站”。工作人员还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用餐时,何杨鑫的父亲何沛红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:“我们军属能享受这样的待遇,真是光荣啊。”

边关有爱不再远。恰逢周末休息,许多官兵和家属来到食堂,一边话家常,一边包饺子。韭菜虾仁、猪肉酸菜、玉米鸡肉……不一会儿,一盘盘馅料饱满的饺子便铺满了整张案板。军娃杨澄也将自己包的“饺子”塞进整整齐齐的队伍里,自豪地说:“我爸爸最喜欢吃我包的饺子了。”她童真的话语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锅里的水汽蒸腾起来,将食堂变得暖意融融,官兵和家属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。落日缓缓西沉,将天边染成绚烂的橙红与金紫,光芒也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。

## 家庭秀

暖阳洒在军营里  
女儿的欢笑  
轻轻拨动着时光

爸爸的怀抱里  
有家的温暖  
妈妈的戎装里  
有使命的重量

小小的我  
想快快长大呀  
要努力成为  
他们的骄傲

程浩配文

## 定格

不久前,陆军某部三级军士长刘瑶(右)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刘瑶和丈夫利用休息时间陪伴女儿。

卢国平摄



# 庄稼地里的父亲

■傅凌艳

## 家人

上个月,鹏涛的父亲突然病倒了。鹏涛急忙向领导请假回家,想照顾父亲几天。没想到,父亲那天撑着鹏涛早点归队:“甭担心,我这是小毛病,你赶紧回单位吧……”看着消瘦而憔悴的父亲,鹏涛心里有些酸涩。

父亲读过几年书,后来因为家里条件有限,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。鹏涛儿时印象最深刻的是,父亲那件被汗水浸得发白的汗衫。农忙时节,父亲下地干活,早晨穿着那件汗衫出门,中午就把汗衫挂在院子里,光着膀子和他并肩坐着吃饭。炎热的风把

汗衫上的汗水吹干,后背上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白色汗渍。等日头渐消时,父亲又套上那件汗衫出门了。那条白白的汗渍贴在他挺拔厚实的背上,一颠一颠的。

父亲忙完,已是日落时分,鹏涛就跟父亲的身后往家走。他一会儿望望天上的云,一会儿望望父亲的脊背,汗水的味道夹杂着泥土的气息钻进他的鼻孔里。父亲后背上那条不规则的白色曲线,仿佛天上的云,有些尴尬又有些可爱地扭动着。

1991年,鹏涛参军入伍,后来又考上军校。去军校报到的那天,父亲送他去车站。父亲的脊背弯弯的,背着鹏涛的行李走在前面,看起来比在地里干农活时还要有力气。上车前,父

亲叮嘱鹏涛在部队好好干。车开动后,透过车窗,鹏涛看到父亲依然站在那儿向他挥手。

以前鹏涛每次探亲离家,父亲都会去车站送他。近年来,父亲不再像从前那样站立很久看他进站了。有好几回,还没等他转身,父亲留下一句“你长大了,我放心”,就转身匆匆离开了。

父亲喜欢看鹏涛穿军装。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,鹏涛探亲休假时,经常会带上迷彩服。父亲对着军装,左看看,右看看,小心翼翼地抚摸着。有一回,父亲问他能否试穿一下,鹏涛觉得父亲好像个孩子。那天,穿上军装的父亲,在屋里来回踱步,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

父亲性格内向,不善言辞。鹏涛每

次给家里打电话,总是打给母亲。偶尔打给父亲,多半是因为母亲在忙家务,无法接电话。每次探亲回家,鹏涛跟母亲的相处时间总是最多的,而与父亲大多是在一家人一起吃饭时闲谈几句。

近几年,父亲的腰背变得有些佝偻,听力也不那么灵敏了,记性也不大好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鹏涛离家前,父亲总会问一句:下一次,什么时候回来?

家里的小菜园,春夏秋三季都是生机盎然。习惯了在地里忙碌的父亲,对小菜园特别用心。豆角、土豆、辣椒、小白菜等蔬菜,他都要种个遍。家里不管收获多少蔬菜,父亲都不会浪费。老一点的,摘下来晒干;不能晒干的,就用煮汤。每年秋天降温了,还没长成的小辣椒、小黄瓜,父亲都会摘下来,让母亲腌成咸菜。

那天,照顾父亲休息后,鹏涛握着父亲的手又沉思了很久。鹏涛想,等父亲身体好一些,他就陪着父亲将小菜园好好收拾归拢一下,等天气暖和了,就把蔬菜种子撒下去。到了夏天和秋天,一茬茬蔬菜长出来,父亲一定很高兴。父爱无言,早已刻进了鹏涛的生命里……

## 那年那时

我家居住在村子贯穿南北的一条街道旁。小时候,每到元旦,长长的街上只有我家门框贴上红彤彤的新对联,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温暖的光,格外惹人注目。

我曾不解地问母亲,为什么别人家到了春节才贴对联,而我们家这时候就贴上了呢?母亲笑着说,你爸爸曾经是军人,村里干部每到阳历新年都会给当过兵的人家送对联表示慰问。

“啊?爸爸当过兵!”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。电影里,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、不畏牺牲的解放军战士,在我的心目中是多么崇高而伟大。

然而,我眼中的父亲看起来却很普通。他常年在外工作,偶尔回家,不是在院里编筐打制农具,就是到地里侍弄庄稼,对自己当兵的经历从未提起过。

原来,这副对联不是普通的对联,它是父亲的一段过往,是我家的一份荣光。这让年幼的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,对父亲增添了一份亲切、崇敬的感情。

大姐中学毕业后,突然有一天告诉父亲,她想去当兵。

父亲听了大姐的话,面露难色。他知道,当时很少从农村招收女兵,大姐的愿望恐怕很难实现。父亲说,你先在家好好劳动,然后找一份工作吧。大姐听不进父亲的话,后来又偷偷地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愿。我曾看到兵团给大姐的回信,让她安心劳动,无论在哪里都能为祖国作贡献。

当大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面对经常登门提亲的媒人,大姐只一句话就把媒人“搬”在原地,弄得场面很尴尬。“是当兵的吗?”

“不是。”

大姐把脖子一拧:“不见。”

后来,大姐告诉父亲,她非军人不嫁。

知女莫若父。从此,父亲总是留心周边谁家儿子是军人。

那年,父亲打听到邻村有一人家的儿子是军人,正在军校读书。得到这一消息,父亲有点激动。在一个秋日的上午,他换上一身整洁的衣服,匆匆去了邻村。

父亲为人正直善良,受人尊敬,三里五乡留有好名声。那家人早就听说过父亲,知道来意后,还没有见过大姐,就一口答应了,认为父亲教育出来的女儿肯定错不了。不久,那家人的儿子从军校回来,家长将他直接带来我家。大姐和后来的大姐夫一见倾心,简直是天作之合。

大姐没能成为一名女兵,便渴望成为一名军嫂。这是大姐的选择,父亲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。

父亲虽然很少提起他当兵的事,但是当兵的经历早已刻在他的灵魂里,成为一种深厚的情感,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

一个秋雨淅沥的下午,父亲已退休在家,我正好休假。这时的父亲,已然没有了早年的严厉,一脸和蔼慈祥。也许闲来无事,他给我讲起了当兵时的往事。他坐在炕上,伸直双腿给我看。他的左腿长,右腿稍短些。父亲淡淡地说,这是在一次任务中受的伤。

每年,我们当地民政部门都会给父亲寄来一双皮鞋。鞋是专门为父亲定做的,一只鞋跟高,一只鞋跟低。平时我没有留意父亲走路稍显异样,这是父亲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起他当兵的事情,也是第一次让我看他的腿。

父亲说,他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负伤昏了过去,后来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。一位年长的战士说:“幸好你还活着。”那天,天空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,父亲举目望去,身边有牺牲的战友……父亲说着说着,眼睛就红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。他眼中充满了我们从没见过的沉痛和悲伤。

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父亲讲他当兵的经历。父亲说,你们赶上了好时

# 我家的「兵故事」

■海霞

代,一定要惜福;在单位干工作不要怕苦怕累,要虚心学习,尊重年长的同事。父亲这些话,我听过好多遍。我们姐弟不论谁家走上工作岗位前,他总是这样叮嘱我们。

那一年,弟弟高考落榜后,便四处打工,始终没有稳定下来。

当时,父亲已经年迈,身体也不好,却整日为弟弟发愁。经过慎重考虑,父亲决定让弟弟去参军。

其实,那几天父亲茶饭不思,夜不能眠,心有太多不舍。在艰难的咳嗽和喘息中,他甚至想到了弟弟若去当兵,说不定哪天他一口气喘不上来,弟弟都有可能赶不回来……

后来,弟弟体检合格,应征入伍。离家前,父亲对弟弟说:“到部队要服从安排,踏实做事,争取当个好兵。”就这样,踏实做事,争取当个好兵。就这样,踏实做事,争取当个好兵。就这样,踏实做事,争取当个好兵。

父亲去世后,弟弟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父亲,在部队更加刻苦训练,业余时间还坚持写作。他从部队退役后,被一家与军人相关的杂志社聘为编辑。弟弟常和我说,一朝入伍,一辈子都是个敢打敢拼的兵,感恩父亲让他走进部队,有了一技之长。

是啊,无论我们姐弟是在军营服役还是在地方工作,父亲的引导和叮咛始终伴随着我们前行。

去年,我有幸为家乡整理村史。关于红色历史等内容,我数次到县党史办、档案局等单位查证资料。让我震惊的是,我们这个山村在战争年代竟有近百人离家奔赴前线。只是我们姐弟对父亲详细的从军履历,还一无所知。一筹莫展之际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去了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,居然找到了他的相关材料。

那一刻,我欣喜若狂,心竟然咚咚狂跳起来。材料记录:牛亭祥,男,河北省易县牛岗乡台底村人。1928年10月出生,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8年2月参军入伍,某团战士,曾参加平津战役,1949年1月在执行任务中负伤。1949年11月退伍回乡。1956年参加工作,1988年离休。

原来,父亲军旅生涯并不长。然而,一日当兵,终生是军人,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军人本色。

我也终于明白,父亲虽然很少讲述自己过去当兵的经历,但他始终以军人的方式要求自己,也在时时刻刻教育并影响着我们的:踏实做事,低调生活。

# “普法老师”来队

■纪卫东

## 说句心里话

妻子自从成为执业律师后,便经常为部队官兵和家属提供免费法律咨询。去年,她来到我所在的新训基地探亲。见我忙于新兵训练工作,她主动提出为新兵上一堂普法课。

“真的吗?那太好了。”我非常惊喜。组织普法课,为新兵打牢依法服兵役的思想根基,是必要的。那天,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指导员,向他汇报了妻子的想法,指导员当即表示赞同。

妻子给新兵授课还是头一回。当晚,她便拉着我开始备课。我负责整理授课重点,妻子负责讲稿和制作课件。

经过了3天的筹备,讲稿和课件如期完成。为了上好这一课,我和妻子多次去礼堂进行试讲。

授课那天,妻子从容地走上讲台。其间,妻子用生动的案例,将法律知识巧妙地融于其中,台下官兵听得聚精会神。我的心里也涌起一阵自豪。

夜晚,当军营渐渐归于平静,妻子坐在桌前,认真地记录下一天的经历。我轻轻走过去,对她说:“今天讲得很精彩啊。”妻子微笑着看着我我说:“想到能够帮助新战友们,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了!”

时间过得很快,妻子探亲结束。临别之际,她笑着对我说:“有机会,我再来。”我明白,她既是与自我告别,更是在说,身为军嫂,她非常愿意为我们的军营出份力。